

香港) 原振俠

● 新传奇系列

魔 狼

壹



原振俠作品集

广西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东堂王国	1
第二章	黄金传说	13
第三章	魔狼现身	24
第四章	突袭直升机	39
第五章	困兽斗	59
第六章	孤立的世界	80
第七章	可耻的真相	92
第八章	狼群主宰者	110
第九章	崩落	126
第十章	神秘的影	136
第十一章	一幅怪画	158
第十二章	生体实验	175
第十三章	CC 计划	188
第十四章	岩土唐之死	203

第一章 东堂王国

直升机离开了北海道千岁机场，直向东飞。

三十五分钟后，已到了夕张山的上空。

我，原振侠坐在座椅上，阅读着卫斯理的小说《遗传》。坐在我旁边的是水红，她双肘靠着窗框上，正在眺望窗外起伏连绵的山峦。

“各位乘客！直升机很快就会到达乌拉尔度假村，请各位作好降落准备。”空中小姐那悦耳的声音流过整个机舱，所有的乘客都不期然地探头外望。

“呀，了不起！”

“真美呀！比想像中还美呀！”

赞美的声音此起彼落，令我忍不住放下小说，挨向机窗向外望。

在我视野范围里的，是一片松针森林，森林里面，矗立着六座白色的摩天大楼。

空中小姐的声音又响起来。

“这六座大楼，楼高四十层，高达一百三十六公尺，下层是国际会议室、餐厅和商场，上层是酒店。”

声音不但悦耳，而且不徐不疾，显然久经训练，听得人酡然欲醉。

“直升机的左前方，即我们的北面，是海拔一三〇九米的

乌拉尔山脉，乌拉尔度假村就是建筑在这山麓上。”

“了不起！了不起！真他妈的是杰作。”粗野声音的主人，是一个穿着紫西装，颀首高耸，有着兜风耳的中年汉子。

乘客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了 him。

中年汉子咧嘴笑了一下：“这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光荣。”

水红忍不住了，冷冷地道：“夜郎自大，美国科罗那州的阿斯并度假村，规模比这晨就要大上两倍！”

中年汉子狠狠地瞪了水红一眼：“你懂什么！”

水红不服气，想出言反驳，我拉了她一下，低声道：“水红，别胡闹！”

水红嘟起嘴巴，哼了一声。

“过去十年间，东堂集团投下的资金已达二千五百亿日元，今后五年间，集团打算再投资一千亿改善设施。”

乘客们又发出惊叹的声音。

空中小姐又向乘客们约略介绍了乌拉尔度假村的情况。全村面积六百平方公里，比东京廿三区的面积总和还大，村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森林覆盖，环境怡人。

中年汉子忍不住说：“如果换作坪，就是二千万坪。五十坪的建筑用地，可以提供四十万个单位，不得了！”

中年汉了对地产事业似乎十分在行，不停地重复着数字。

播音忽地停了，从驾驶舱里走出了—一个异常美丽的女人，向着那中年汉子微笑着，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向乘客介绍度假村里的种种设施，包括了一个有十八个洞的哥尔夫球场，一条长三百公尺的回廊，里面布满机关，提供寻宝的乐趣和冬夏皆宜的溜冰场。

女人用动听的声音说：“各位乘客，你们一会到了乌拉尔度假村，千万可错过那个美术馆，虽不敢夸称世界第一，里面收藏的高丽陶瓷和俄国绘画，都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我细细地听着，不禁叹了口气：“真的是了不起。”在我住着的那个地方，寸金尺土，别说像乌拉尔度假村那样的度假胜地绝无仅有，就是像样一点的小型度假屋也不多见。

乌拉尔度假村非但为人们提供度假所需要的种种措施，难得的还不忘弘扬文化艺术，每年都会按季邀请日本国内和海外著名的文化人、艺术家到来演讲和交流学术心得。

今年，我在毫无准备底下，成为了度假村的临时客人。在出发前夕，水红忽然跑来找我，硬要跟我同行，所持的理由是一不放心我一人成行，二则是两人结伴，旅途不寂寞。

缠不过她，只好投降。

由上了直升机开始，我一直在注意着一对男女乘客，他们看来像一对父女。我这样猜想，是由于我的直觉——我的直觉很少有错。

那男人大约六十前后，虽然头发和眉毛花白，双目发光，精神奕奕，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凭我的判断，对方不是学者，就是艺术家，在他身上，我嗅不到庸俗的商家气味。他坐着轮椅给推进机舱后，一直在闭目养神。一动也不动，就如一尊雕像。

坐在他身边的少女，十分惹人注意。水红可说是美少女了，但那少女看来，比水红更要美上几分。那乌黑的头发，披在肩膀上，肌肤胜雪，而嵌在脸上的五官，更是巧夺天工，了无瑕疵。

“世界上哪有如此漂亮的少女！”

直升机飞行了大约十分钟后，我的直觉获得了证实，少女向那男人，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由于机舱面积不大，少女的那句“爸爸”很清晰地飘进我耳鼓里。我不禁望了过去，正巧那少女也向我这边望过来，四目交投，我不禁面红耳热，正想把视线移开，少女的眼神却换上了柔柔的光芒，向我展示了友善的招呼。

我吁了口气，心情得到了平静，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总会趁隙偷偷地打量那个少女。

“各位乘客！直升机要着陆了，希望你们能愉快地度过这七天假期，小林和子谨向你们祝福。”那个美丽的空中小姐向着我们深深地鞠了个躬。

直各项机平稳地降落在草坪上，舱门一打开，冷空气就窜进来，我的皮肤立时绷紧，有微微疼痛的感觉。

所有乘客坐上了旅游巴士，沿着森林的山路，驶向度假村的主体建筑物——白色的大楼。

正如前面说过，我是突然接到邀请的。

原本受到邀请的是卫斯理，然而在出发前的两天，他突然患上了急性盲肠炎住进了医院。

我接到温宝裕的通知，赶去医院时，卫斯理正好接受过手术，他的精神看来尚好，一见我来，喜不自胜地握住我的手道：“原！你来了，我可放心啦！两天后我要去北海道乌拉尔度假村讲演我的故事，现在怕不能去了！”

坐在病床前的白素说：“你想也不用想，我肯，我们的宝贝女儿也不肯呢！”

卫斯理向我伸了伸舌头：“你看！我现在是腹背受敌呢！

原！帮个忙，代我走一趟吧！”

我一听，连忙推拒：“不行，不行！要我讲演，可不是我的本行！还是别人去吧！”

卫斯理眉头一皱：“叫谁？温宝裕？他一定叫日本人烦死！”

我还想推，卫斯理已抢先说：“原！你的经历已不少啊！而且你在日本留过学，应付日本人正是你的本行！还有，原！我要告诉你，以后有关你的故事，我再也不能代劳了，你要自己用笔把它们一一记下来。”

“为什么？”卫斯理的话，有如一柄大铁锤，“砰”的一声，撞击在我心坎上。

卫斯理道：“我决定退休，辛劳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休息了，原！答应我，代我走一趟！”

望着卫斯理那诚挚的目光，我软化了……

旅游巴士停在白色的大楼门前。

那大楼有一个极其雅致的名字“西塔”，我跟水红被安排住进十九楼的一个豪华套房，面积比普通五星级的酒店套房足足要大上两倍，两张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意大利云石床几，楼底极高，令人有一种通爽的感觉。

房间里的设备，堪称周全，传真机、电脑，一应俱全。我走到落地玻璃前，一手拉开了窗帘。

窗外是葱葱郁郁的松林，偶然有几头渡鸟划空飞过。

我伸了个懒腰，发觉在直升机里涌起的倦意，顷刻全消，代之而起的是“出去看看”的冲动。

“水红！要不要出去走走？”

“干爹！我困，想先睡一会！”水红打了个呵欠。（有关水红跟我结谊的经过，颇为复杂，涉及少女感情转化的过程，兹略去不提）

我摇摇头：“懒骨头！”

水红朝我扮个鬼脸：“祝你好运！”

“什么好运？”我狐疑地。

“看你在机舱里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明眼人也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加把劲吧！说不定回来时已为小水红找到一个干妈了。”水红讽刺地说。

（呀！原来小水红一直在留意着我，还以为她不曾发觉我在打量那个美少女呢！）

我脸一红，叱道：“胡闹！”顺手关了房门。

我乘电梯到了楼下大堂。

大堂一角墙壁上有一块记事板，记载着度假村十一月份的活动内容和住客名单。

我凑上去，想从名单上找寻那对父女的名字，我相信我的直觉会让我找到我想要的资料。

住客的名单很长。看了一会，仍然无法感应到是哪个名字。

这时候，悦耳动听的声音从我背后响了起来。

“是原振侠医生吗？”

我转过身，站在我背后的，正是那个美少女。

她一见我，就惊喊起：“原来真的是原医生！爸爸可没认错人呢！我叫白根有希子，请多多指教。”白根有希子说的是很标准的普通话。

我跟她握了握手，问“白根小姐！令尊怎会认识我？”

“嗯！”白根有希子礼貌地回答：“家父喜欢研究科学，在科学杂志里，看过你的照片。”

“原来如此？”我不由得有点飘飘然。

有希子告诉我她父亲今趟应邀来讲学。

“历史！”有希子咧嘴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是上古史。”

“那可不简单呢！”我由衷地说。

有希子点点头：“我们家时谚考书一大堆，堆满了每个角落，我常笑爸爸快变成时光倒流的人物了。”

我风站在墙壁前讲话不大方便，提出“何不去咖啡室喝杯咖啡”的请求。有希子欣然接受。

我们在咖啡室角落的椅子上坐下来，要了巴西咖啡。

有希子是一个爽朗的少女，她告诉我目前正在念大学。

通过谈话，我对有希子的家庭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希子的母亲早亡，她跟父亲相依为命。

我发出了赞叹的声音：“原来有希子小姐是孝女呢！”

有希子脸一红：“爸爸本是大学学部长，中了风，行动不便，所以未到退休就辞了职。后来有一家私立大学请爸爸去讲课，不到一个月就闹翻了。”

我苦笑道：“令尊的脾气可真怪，不过，有学问的学者大多是这样。”不知怎的，我又想到了卫斯理，如果他把专注在寻幽探秘的努力改放在生意上，说不定已成为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正在这时候，大堂那里传来了吵闹的声音，跟有希子同时望过去，在电梯门前，正有两个男人在争吵。

其中一个就是跟我同坐直升机，穿着紫色西装的那个中

年汉子，跟他吵得面红耳热的对手，是一个身形矮小的老头子，头半秃，穿着灰色的工作服。

我向有希子打了个眼色，站起来，朝电梯那边走过去。刚好有个侍者从电梯那边走过来，我一把拉住他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侍者道：“那个老头子叫森冢，是本村陶艺店的老板，平常靠教客人做陶器过活，人不错，就是有点儿独断。”

森冢为什么会跟中年汉子吵得面红耳热呢？我走近去，只听了两分钟，就明白过来。

森冢大声骂：“你别买我的陶器，你简直侮辱了我的杰作！”边骂边喘着气，显然他内心的愤怒已到了极点。

为什么会这样生气？原来那个中年汉子竟然把森冢视为宝贝的花瓶，当作了痰壶，吐了一块厚厚的浓痰。

作为艺术家，你不买他的作品不要紧，就怕你侮辱他的作品，这种心情，我十分了解。

“呸！有什么了不起！”那汉子看来毫不让步，十分傲慢：“还不是要卖给人的吗？卖给了人家，别说做痰壶，就是作尿壶，也不干你的事！我付了钱，喜欢怎样就怎样！”

原来中年汉子已买下了那个花瓶，一时喉咙痒了起来，就朝花瓶吐了口痰，想不到却惹来森冢的不满。

森冢狠狠地道：“我再对你说一遍，我卖的是花瓶，可不是痰壶。”

“滚你的蛋，药瓶是我的，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关你屁事。”中年汉子给森冢气个半死，语调粗起来：“你再胡缠不清，我就撒一泡尿进去，哈哈……”

汉子狂笑起来。

看到那汉子的表情，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我到东京，住进银座第一酒店时，在房间的电视新闻里，见过这个汉子。

根据新闻报导员的叙述，他是一个颇有史气的地产投机者，不但在日本进行地产交易，还在夏威夷和澳洲干同样的卖买。

他的名字，好像叫堀川。

这时候，有两三个护卫员走了过来，做好故歹地劝开了两个人。

森冢垂着头，朝大堂的另一边走去。

我叹了口气：“做生意的人又怎会了解艺术家的心态呢？”

“为什么要说这样伤人心的话呢？”不知什么时候，有希子已走到了我身边。

有希子叹了口气，一看表，嚷起来：“不好了，爸爸午睡快醒了！原医生，我们有空再聊！”说完，拖着急包的步伐，走进了电梯。

我不想回房去，朝大堂一边的落地玻璃窗走去。

玻璃窗外是绿油油的草坪，这时候，一輛私人直升机正缓缓地从半空降下来。

虽然隔着厚厚的玻璃，但洪亮、吵耳的引擎声仍清晰可闻。

直升机在草坪一角停了下来。机舱门还未打开，度假村的职员，已急急地朝直升机奔过去，而坐在大堂沙发上的客人们，也好奇地纷纷站起来，涌向窗前。

走出机舱的那男人体格魁梧，六尺来高，穿着双襟风衣，

双目有神，洒开大步朝大楼走过来。

“是东堂康行！”

“不堂集团第二代统帅！”

我身边的日本客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东堂康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他是世界十大富豪之一，根据美国一家经济杂志的报导，东堂康行直至九四年为止，在日本及世界各地，拥有的酒店总数是八十家，除此，他还有四十所哥尔夫球场，十六家滑冰场，十八间百货公司和四家类似迪士尼乐园的游乐场。至于地皮和股票方面，更是多得难以胜数，最保守的估计，他的财产，应在二百亿美元左右，富可敌国。

东堂康行主宰着整个东堂集团，俨如皇帝，一声令下，部下莫不遵从。

此刻君临大楼，职员们岂能不大为震惊。

这时，从大堂入口那里，快步窜出了一个男人，直走到东堂康行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那男人三十来岁，皮肤黝黑，诚惶诚恐地不停向东堂康行鞠躬，看样子正在解释着什么事情似的。

“唉！东堂仲彦可要睡不着觉了。”穿着深蓝制服的职员，在我身边感喟地说着。

原来这个男人，叫做东堂仲彦，是东堂康行大哥的儿子，目前的职衔是北海道地区总经理，负责临督度假村的一切工程，他比叔父年轻十主岁，今年刚好三十六岁。

东堂集团的始创人东堂敬四郎，是日本关东有史的财阀，曾经做过科学技术厅长官，运输大臣和众议院院长，在政界里深具威望。敬四郎做生意，只求成功，不许失败，因此手

段狠辣，被誉为“战后枭雄”，无人可与比拟。

敬四郎的私生活也是一团糟，不但妻妾众多，而且还不间断勾引下属的妻子。敬四郎的行为，引起不少非议，而其中批判最烈者，竟然就是敬四郎的大儿子正辉。

东堂正辉是一个充满新思想的青年，他反对敬四郎为他定下的政治性婚姻，毅然离家出走，跟大学的女同学结婚，生下了仲彦。

这件事引起了敬四郎的愤激，宣布驱逐正辉出家门。如果正辉不是被逐，那么东堂仲彦就会名正言顺地成为东堂集团的第三代统帅，然而，东堂王国现时却已落入了叔父康行这手。

康行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不但头脑比父样还灵活，手段更为狠辣，他让东堂集团的发展，在短短的五年间，增长了三倍。

“总裁远道莅临，我们深表荣幸。”仲彦低着头，讷讷地说。

康行点点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大掌，仲彦毕恭毕敬地跟在背后，而在他的背后是五个穿着黑色西服，结灰色领带的汉子，他们是康行的随从。

走到电梯门前，等候电梯时，仲彦不忘向康行汇报度假村的发展状况。

“滑雪场扩大了，去年冬天只可容纳二十万人，今年可以增加至三十万人，明年预计增至四十万人。”

“最好能增至五十万人。”康行冷冷地。

“知道！我会努力。明年开始，千岁机场有定期直航直升机班次。”

“是吗?”

“现在从千岁机场坐直通车来这里,要八十分钟,有了直升机,可以缩短二十至三十分钟。如果我们在冬天,搞一个滑雪团,会受到年青人的欢迎。”

“好主意!”康行破例地赞了一句,旋即又恢复严肃的神情:“要跟铁路公司搞好关系,不要惹他们生气。”

“知道了。”仲彦恭敬地说。

这时电梯的门打开了,康行伸手拍了拍仲彦的肩:“仲彦,你是我大哥的儿子,我不会亏待你,但做事要凭实力,不能靠关系,明白吗!”

“明白!我会紧记心中。”仲彦不住地点头,他感觉叔父的视线,有如烧烫了的利刀,灼着他的脸孔。

第二章 黄金传说

夜幕低垂，最后一道甜品也由穿着黄色制服的女侍送了上来。

那是草莓布甸，是水红最喜欢的甜食。

水红吃了一口，眉头一皱：“难吃死了！”

我摇摇头，道：“水红！你的要求太高了，世界上再没有厨师做的布甸会比你好，将就一点吧！”

“哼！”水红低低地哼了一声，仍然把布甸一口一口地吃进嘴里。

正在这时候，餐厅里有一个汉子像一阵风地冲了进来，我一看到他，就有些微的反感，那个汉子，正是午间侮辱那个老陶艺家，以地产投机买卖图利的堀川。

看来，堀川已经有点醉了，脸孔通红，步伐踉跄地冲向我跟水红的桌子。

“你好！”

堀川一开口，酒气就冲到了我的鼻尖：“可以坐下来吗？”

在我还未拒绝之前，堀川已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对不起！我们还未吃完饭！”水红大声地说。这句话，等于是逐客令。

堀川连正眼也没去看水红，自言自语地道：“懂做那些捞什子有什么了不起，一年赚的钱还没有我打一个电话多呢！”

哈哈！”

说完，狂笑了起来。

我冷冷地道：“人的价值并不一定用金钱来衡量。”

“什么？不用钱来衡量，那用什么来衡量，傻瓜！”

堀川伸出指头，点着我的鼻子。

我气往上涌，扬起右手，轻轻拨开堀川的手：

“请你放尊重点，还有，这是我的桌子，请你立刻离开！”

“你！你赶我走？”

堀川瞪着眼睛朝我看：

“你发神经了，在日本，争着巴结我的人，站满银座呢！你是什么东西！”

说着，站了起来，挥起右拳，想朝我的脸上打过来。

水红肩膀一动，想要出手，我打了个眼色，示意她沉住气。

对付这种莽汉要出手，实在是侮辱了我的技击。

“快走，我不想跟流氓争执。”我沉声说。

“你……你再说一遍。”

堀川绷着脸，大声叱喝：“看看我打不打爆你的头颅！”

“快——滚！”

我吸了口气，用内劲把声音吐出，声传千里，餐厅里所有的人，都朝我们望过耿。

堀川气得疯了，抡起拳头，直击我脸。

我看也不看，左手搭住他的拳头，向左边顺势一卸。

身形庞大的堀川立刻像一根箭似的，向一边飞过去。

眼看快要撞到不远处的一张桌子，横刺里窜过来一个人，‘轻轻在堀川背后一托，稳住了冲势，然后双手向后一拉，

把堀川平平稳稳地放在一边。

“好俊的功夫!”

水红不禁喝采。

“堀川先生!不要在这里闹事。”

那个救了堀川的人,正是东堂仲彦。

堀川惊魂甫定,眼看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不禁尴尬万分,却仍然不觉内疚,大力地咳了一声:

“什么鬼地方,有这种鬼客人!算了算了!我喝酒去!”

说完,悻然转身离开了餐厅。

仲彦向众人抱了一下拳:

“对不起,打扰了诸位的食兴,我代表东堂集团向各位道歉。”

我向住仲彦欠了欠身子:“如果没有阁下出手,我怕起码要捣烂两张桌子和数不清的餐具,我太鲁莽了。”

仲彦微笑地道:“可惜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否则我出手会比你更重。”

我做了一个请他坐下的手势。

仲彦大大方方地坐下来。

“我是原振侠,这位是水红小姐,”我作了介绍。

“呀!你就是代替卫斯理先生到来讲演的那位冒险家吗……”仲彦似乎有点意外惊喜。

“谈不上什么冒险家,只是有一些较奇怪的经历罢了。”我为仲彦倒了啤酒。

“如果跟吸血僵尸打交道,也叫做较奇怪的经历,那么天下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称得上是奇怪的呢!”仲彦呷了口啤酒。